

本上什么都齐全了，简直完人。

不过，《不浪漫：赵孟頫传》一书指出，对元代中后期的人来说，赵孟頫是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，却非诗歌、辞章的第一流作者。元末明初，赵老师的书画艺术通过子弟、师生传授的方式在太湖流域开枝散叶；明代后期，苏州府、松江府等地经济繁荣、科举发达，文人画家占据文坛、艺坛的有利位置，是故，同样“江南出品”的赵老师，渐渐被推举成“元代第一人”。但是，就吟诗作赋、经学思想方面的社会影响而言，赵老师稍逊一筹。首先，他生前并没有文集刻印流传，去世十七年后才在湖州有了刻本；其次，在元末明初众多著名文人眼中，赵孟頫的文章难以和虞集等人抗衡；此外，论元代的道学家，以元初的许衡、元代中期的吴澄最为著名，而赵老师的《书古今文集注》已失传，相关学术传承断止。

在政治上，赵孟頫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。当然，他尴尬的身世摆在那里，不发挥才安全嘛。赵老师就是个大艺术家，在杭州担任儒学提举的清闲职位，恰恰让他有时间、有精力去增进艺术技能，与诸多文人雅士诸多交流，发展自己在书画创作、鉴藏方面的优势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。而晚年在翰林院官居高位，则有利于赵老师的艺术观念、技法得到承认、重视，最终传播开来，留名千古。

毁誉参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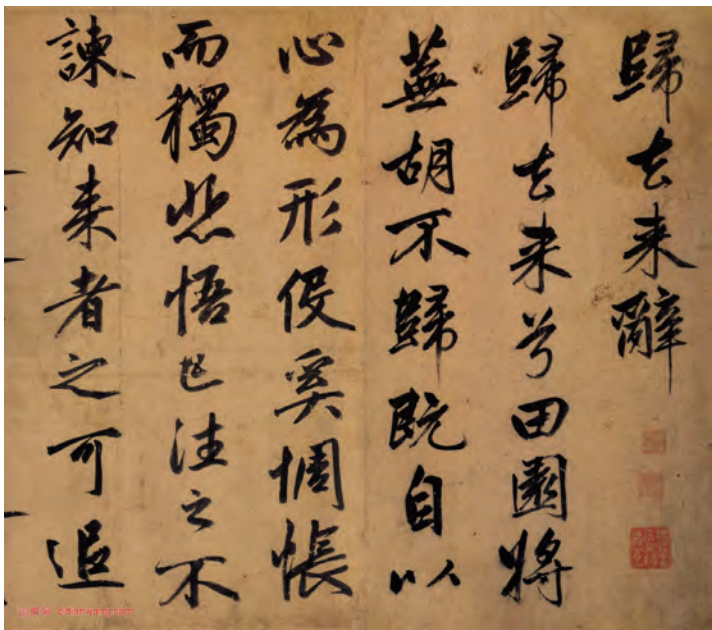
从元代到近代，无人能否认子昂书画之美，但批评的声音亦不绝

于耳。

中国的一种传统价值观念是：文如其人、字如其人、画如其人。你的气节、你的立场偏了，你的所有就都是不对的。项穆即评论赵孟頫的书法“妍媚纤柔，殊乏大节不夺之气”；冯班也说，“赵殊精工，直逼右军，然气骨自不及宋人，不堪并观也”；傅山更狠，他早年的书法学的正是“赵体”，明清易代，

国破之悲让仕元的“贰臣”赵老师显得面目可憎，傅山遂贬斥赵体的“熟媚绰约”是“贱态”，并弃赵投颜（真卿）。然而，暮年时分，大约是意识到复明无望，傅山的态度略微缓和，“秉烛起长叹，奇人想断肠”，忍不住感慨“赵厮真足异，管婢亦非常”——只是表扬也表扬得不好意思，偏要用“厮”和“婢”来形容赵老师和他的老婆管道昇女士。

欲笺心事，独语斜阑。难，难，难。据说，赵孟頫宽厚平和，即便做了大官，“待故交无异布衣时”。在《致郭右之二帖卷》中，他就表达了接受元朝征召时的矛盾心情。他也会给友人写诗，“同学故人今已稀，重嗟出处寸心违。自知世事都无补，其奈君恩未许归”。出仕新朝多年后，当子昂回望来路，或许，心里终归有过遗憾和空虚。如果注定无法逃离倒悬之苦，那么，逍遥地游戏于艺事之乐，不失为精神上的解脱。



上图：赵孟頫书法作品《归去来辞》。

延佑六年（1319），管道昇病逝于临清舟中。至治二年（1322）闰五月二十日，赵孟頫去信临济宗高僧明本（即中峰禅师）：“孟頫政已久不上状，测闻苦疮痍之疾，深助耿耿，而贱体亦为老病所缠，眠时日减，略无佳况，大拙来收两书，第二书报以中示寂，不觉失声。盖平生荷以中主为相爱，今其长往，固是无可深悲，但人情世端，自不能已耳。和上年多病，恐亦不必深恼，人谁无死，如空华然，此不待弟子言也。惠茶领次知感，因大拙还，草草具答，时中为珍重之祝。不宣。”

“人谁无死，如空华然”。不久，子昂挥手，作别红尘。他不是男神，因为当一个完美无瑕的偶像太累了，容易面临动辄“塌房”的危险。才子的名声、没落的家族、经济因素的制约、配合帝王统治术的考量，造就了人性的复杂。历史烟尘滚滚，是非不可轻易论断，到头来，唯艺术永恒。■